

刚一跳出超空间,我们的小飞 艇就从齿槽兽的肚子里分离了出来。 经过在那巨型活体母舰里的长途旅 行,感觉就像重生似的。

这真让人心潮澎湃,尽管是和 拉什一起分享这冒险经历,也没有 让我的情绪有丝毫减弱。

"这系统挺精致的。"拉什正悠然自得地驾驶着小飞艇。他大概六十岁,比我老了三倍,经验丰富——他总是不错过任何机会来提醒我这一点。

嗯,是挺精致。类木行星和她的两个卫星在等边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保持着稳定的平衡。两颗卫星离母星很近,近得足以被完全锁定。

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星球之间一张巨大的淡蓝色的网:真是个惊人的景象,一张将整个巨行星都包裹了起来的网,网上面的经纬线至少得有五六十万公里那么长。

我笑了起来。那景象表明这个 巨型星系统确实是一个鬼穴—— 个全新的、未被发现过的鬼穴。正 因如此,它的发现才会将银鬼猎人 的小圈子给搅得鸡犬不宁。也正因 为如此,为抢先机,我和拉什才都 决定不作先期考察就直接来到此地。

我们的小飞艇开始向其中一颗 卫星的表面降落。这颗卫星的大气 层中飘浮着灰土,砖红色的地表上 满是烧焦的坑洞。

"破坏挺严重的。"我说,"那 些是陨石坑吗?看上去整个星球都 被轰平了……"

"看到了吗?"拉什说,"两颗卫星之间有座桥。"

一开始,他的话根本说不通。 随后,我向头顶的天空望去。

他是对的:一个精致的拱形结构从一颗卫星的表面升起,穿过天空,然后连接到了另一颗卫星上。

"老天爷!"我叫道。真不知道我一开始怎么没看见。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想到的。

拉什咕哝道,"希望你的消化 系统足够坚挺,瑞达。海莉就不行。 有其母必有其女——"

我忍不住打断他,"我妈怎么 了?"

"小心攻击!"

十几架多棱型飞行器忽然间就 飞到了我们的头顶上,像拳头一样 从我们头顶上砸了下来围住小艇。

拉什猛拉操纵杆,小飞艇一个 空翻逃出了包围圈。但飞行器速度 更快。

我害怕了,这是一种古老而又 无用的条件反射;我还没有习惯参 加这种人类不占优势的混战。

"加速不错。"拉什咕哝着。 "是自动防御系统?"

飞行器再次将我们围住,它们的尾部不断排放着深红的的雾气。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拉什 漠不关心的说;血红色的灯光反射 在他的光头上。 突然之间,飞行器开往侧面,然后奔腾而去,一直等到薄雾散去,我才敢舒口气。

一开始,这次突袭看起来并没有给我们造成什么损失。我们还在继续向卫星表面降落,下面的景象也从一个深红色的大球逐渐变成了一片陆地。

就在这时,我的显示器上出现了波普悲伤的面容,她是载我们到这里来的航空代理,正在齿槽兽母舰里值班。屏幕上的图像支离破碎,声音也断断续续: ……的级别……银鬼……真空能调节……导致……

小飞艇发出一阵警报。

"瑞达,搭把手。"拉什正在 和控制台搏斗,"左引擎的感应器 没信号了。"

实际情况比那更糟。透过水晶 船体,我看到一团气流夹带着左引 擎和部分船体,翻着跟头消失在了 我们身后。

我尽力控制着船体。因为丧失 了一半的动力,小飞艇的反应变得 十分迟钝。

那时候我并没有害怕,而是抬 头望着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桥,它 就像一条横贯天际的曲线,与它相 比,我们的求生挣扎显得是那么的 微不足道。有时候,人们不相信眼 见为实的东西。我猜,这也是一种 求生的本能吧。

警报又响了。

"右引擎也脱落了。"拉什坐

回来,拳头抵在软屏上,很绅士地 表示着他的挫败感。

飞艇开始坠落,受到的空气阻力也越来越大。高热摩擦产生的粉白色等离子体聚集在飞艇四周,遮住了星星和陆地。

伴随着一阵尖啸声,我的增压 服忽然膨胀了起来,我低下头,看 到飞船的船体上破了个洞,一道贯 穿了船壳的裂痕正在从洞口扩展; 我魂不守舍地盯着那道裂缝,灰蒙 蒙的空气不断地从我脚面上扫过。

拉什转过身,"听着,孩子。 我们还是有可能活下去的。毕竟这 艘飞艇的设计理念就是要尽可能使 我们存活。坠落在这么大的星球上 所受到的冲击她应该还经受得住。"

"可是这船就要完蛋了。"

拉什的笑容充满了野性,"让我们一起祈祷那条缝儿裂的慢一些吧。"

远处的地平线逐渐变得平直。 天空也变成了红褐色。飞艇的船头 直对着下面的岩石和陨石坑。

我保持着最后一点理智和控制 力,冲进驾驶座蜷缩了起来。

小飞艇腹部着地。

桔红色的尘土满天飞扬,飞艇 前端也给撞歪了。惯性防护系统失 效,我被从驾驶座上给扔了出去, 缓冲泡沫瞬时充满了周围的空间。

我被困在了泡沫中,什么都看 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

然后泡沫迅速地爆炸、蒸发,

将我扔在了铁锈色的灰土中。

……不断地下沉,就像这样,在澄褐色的光芒中无声地下沉,被包裹在灰土与残骸中。

我挥手拨开眼前的尘土。土壤 中还有一些白色的东西:布满裂痕 的碎片、残骸。还有,骨头?

拉什靠在那儿,看着漫天的灰尘,大笑着,"多棒的旅程啊。老天,太不一般了!"他挥了挥手,几块骨头正漂浮在他的四周,在这低重力的环境中缓慢地下落。

在我小时候,银鬼们的巡航舰 经常驶过人类扩张区中人口稀少的 地区。因为猎人与银鬼间的混战, 母亲将我送到了用刀子和鱼叉武装 起来的托儿所里。小心背后,她总 是这么说,好像我随时可能被杀掉 一样。动动脑子,总有解决的办法。 那时候我才五六岁。

我的人生就是这么开始的。

拉什是那一代人中最受人尊敬的猎手。这次他和我一起捕猎。

在拥挤的人马座旋臂中,有个 行星系曾处于银鬼世界的中心。但 是第三次大扩张正好经过里, 一大批的人类殖民地一直扩展到银 河系处。直到几十年前,还存 在着一些在大扩张中幸存下来的银 鬼藏身处;快速向前推进的先头部 队留下了大片未经探索的空间。我 的母亲是个猎人,她加入了随后的 探索行动。她参加的最后一次行动, 是洗劫一个叫做雪球的行星,她没 能活着从那里回来。

但是那些藏身处现在都已经被 清理完了。最后幸存的银鬼都住在 他们的老巢,就像我和拉什现在被 困的这个星系。

我本以为我会是第一个来到这 里的人,但是拉什也上了同一班齿 槽兽母舰。这让我惊慌了半天。尽 管后来我也同意了拉什的建议,我 们应该同心协力、利益均分,但我 并不准备做他的手下。

即使在现在这种一团糟的情况下也不行。

我们把自己挖了出来。

健康监测系统失灵了,于是我们检查了彼此的健康状况——四肢、视力、身体协调性。随后,我们又测试了一下随身装备。增压服是轻便贴身型的,背囊中的海藻完好无损。通讯系统还在继续工作,整件增压服都散发出着浅蓝色的生物冷光。

我在沙土中来回走动,检查着 船体的残骸。小飞艇完全解体,牺 牲了她最后的完整性来保住我们的 性命,实现了她的设计理念。飞艇 解体的太厉害了,根本没有什么可 抢救的物资。我们所剩的就是身上 的这件增压服,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拉什观察着我。他那圆睁的眼 珠就像两颗镶在头上的钢球;在他 眨眼的时候你几乎都能听到变速马 达的声音。"增压服还能工作,你好像并不意外?在这儿——你也没想到这个问题。"

我回头看了一眼,根本不想搭 理他。

这些我当然都清楚, "拉什, 你说的都是废话。"

他笑了,露出了一板陶瓷牙, "当然都是废话啦。几千年的沙场 经验所总结出的废话。"他一副财 大气粗、掌控全局、经验丰富又傲 慢自大的样子;轻而易举地就占了 我的上风,"波普也许能看到我们。 但她联系不上我们,也到不了这 里。"他深吸一口气,就好像在闻 空气中的气味一样,"现在怎么办, 瑞达?"

只有一个明显的地方可去,"上 桥。"

"那可有几百公里远呢。"

他说,"我们可选的交通方式有限——"

"那就走过去。"

他耸耸肩, 扔下喷射器的残骸。 没有什么好带的, 这堆飞艇残骸也 没什么用了。拉什头也不回地就出 发了。

我跟在后面,我宁可看着拉什 的后背也不愿欣赏周围的风景。

没过多久,增压服的下半身就被染成了橘红色,好像我们自己也 正在变成由骨头和灰尘组成的生物。

这颗卫星很小,不足以产生地 质运动。它的表面很古老,覆盖着 风化而成的沙土,山峰与陨石坑也 快要被磨平了。铁氧化物让这里的 陆地与空气都呈现出一片深红色。 地平线上,龙卷风正在平静地转动。

一路上没有看到动物。我在泥土上发现了小型的洞穴与土墩,可能是某种昆虫建造的。大块的面积。大块的无覆盖着类似于苔藓的植物。周围没有会动的东西,除了我们俩和沙土。甚至太阳看上去也是静止的:这儿的"一天"就是卫星绕巨型星一周的时间,大概有十个标准日那么长。

那座桥横亘在这一切之上,它 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看上去做工 粗糙——好像还没完工——但是随 着它的上升,桥体变成了一条细线, 穿过云层,使得天空看上去有了三 维纵深感。 多么繁杂的天空啊。另一颗卫星悬挂在天边,上面布满瘢痕。巨型主星占据了大片的地平线,永远固定在巨大的天球三角的一个顶点上。

齿槽兽母舰正在低空轨道上运行,看上去也像个卫星,一个色彩斑驳、肉质的、反射着灰色光芒的卫星。即使在这里我也能看见舰体上"自由人性"的绿色四面体标志。齿槽兽的外皮上布满了传感器阵列;我们可是花了大把的金钱,以确保我们捕捉野生银鬼的行动被明确纪录和鉴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银鬼皮的价值。

不管那个方向,只要你用脚趾一掘,都能发现碎骨头。也许这里发生过大洪水,我想,大洪水冲走了这所有的动物。也有可能是干旱,动物们聚集在这最后一片水池边,争抢着泥水,逃避着猎食者。

再或者,这里是战场。

一路上,拉什都在研究我,他 非人类的眼睛中闪着光,"看来我 们得一起待一段日子了。"

我没有回答。

"说说你自己吧。"

"我没兴趣和你玩头脑游戏, 拉什。"

"自我保护意识还真强啊,小 瑞达。我和你妈就很熟。"

"这并不表示你有权力了解 我。"我看到了取得优势的希望, "听着,拉什。我想我知道是怎么 回事了……"

了解你的猎物。这是我的第一个鬼穴,但我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银鬼似乎只会设计少数几种类型的洞穴——我们的飞艇上就有专门探测这几个变量的装置——刚一看到波普那条断断续续的消息,我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真空能:因为量子不确定性,一片"虚无"的空间也具有能级。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这一性质的效应——以及银鬼对这一性质的利用。

"想象一下原子。"我说,"就像一个行星系,电子就是卫星,对吗?但是,到底是什么使得带负电的电子远离带正电的原子核呢?"

"真空能?"

"正确。电子,还有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被真空能的海洋所环绕。一旦电子失去能量,并向原子核坠落,真空能库就会提供一点能量,让电子停留在轨道上。"我抬头看了看那复杂的天空,"那些飞行器放出的武器从我们的飞艇中吸取了一些真空能,也有可能是降低了飞艇的能级:总之就是那一类的事情。电子都坠入了原子核中,分子结构解体了。"

拉什听着我的话,面无表情。 忽然,我觉得自己好像给剥光 了。

我在一大堆骨头里翻找着,挑 出了一根又细又长的,可能是股骨, 然后在石头上猛地一敲,骨头断了, 露出了锋利的棱角。

我一边走一边复习着基础训练 流程。

银鬼最有价值的就是它的 皮——它能够反射一切热量,应用 广泛。现如今银鬼十分稀少,银鬼 皮更成了一件奢侈品。人们将小方 块或小三角的银鬼皮做成符咒和工 艺品出售:毕竟,银鬼是一个在它 们的太阳死亡后仍然幸存了下来的 种族,这总是能带来一点好运气。

总之,你要是用冷兵器攻击银鬼,就应该从体轴处将兵器插入它的体内,因为体轴附近的皮薄一些,也不会造成不必要的疤痕。银鬼不拉屎,所以你得帮它开个屁眼。我妈常常这样说。然后你就只需要跟着它的血迹和排泄物,直到它死亡,整个过程大概得一两天。

拉什研究着我, "你有,嗯, 二十,二十一岁了?还没有孩子?"

"除非我能为他们买得起联盟 的公民身份。"

他点点头,"就像海莉对你一样。我知道她对你的期望。看到她的愿望实现真好。她死的时候你一定很难过。我猜你后来去当委员会干部了,是吗?"

"我不会和你谈论我母亲,拉 什。"

"如你所愿。不过现在你可得保持头脑清醒了,小瑞达。也许你还得节约点能量。前面路还长呢。"

我继续磨制我的骨质长矛,尽 量不去理他。

我们得穿着增压服睡觉,我在 沙地上挖了个浅坑。因为受不了深 红色的光芒,我只能睡在浅坑的阴 影里。

我在自己的体臭中醒了过来。

头盔上吸嘴里的循环水一股尿 味儿,增压服上也有了几处磨损。 着陆时造成的几处撞伤也在隐隐作 痛。太阳还挂在那儿,根本看不出 有移动。

这是件奇怪的事。直到第二 "天"的早上,我才开始认真考虑 死在这里的可能性。我猜我快要被 狩猎以及和拉什的矛盾给弄疯了。 也可能我就是缺乏想象力。总之, 我的肾上腺素分泌高峰早就过去了; 现在的我麻木、无力,一副被打败 了的样子。

漫漫长日, 我们继续前进。

我们来到了像是一个镇子的地方。除了一些地基,几个塌掉的地窖和几段埃墙外,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我似乎看到了一些规律,早期的房子都是大理石建筑,后来的则是用本地砂岩、或者是大理石的碎块建造的。

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废墟。 拉什的增压服又脏又旧,他正 在一堆战舰形的碎石前游荡。

我蹲在地上,嚼着一块葡萄糖片。

文

拉什叫道,"你看,这有些奇怪。我原以为这是个堡垒,或者是个类似于教堂的东西。但是不论怎么看,这都像是什么东西坠毁在这儿的。"

"没人会用砖头造飞船。"

"嗯,能让这么大、这么难看的东西飞上天的技术肯定已经失传了。不过很显然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很发达的文明。过来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片废墟很大,其中还有一些像是人工故意造成的弹坑。这整个世界都是战场,看上去这场仗最早还是用行星际武器打的,随后是飞行的石头城堡,最后是火器和大棒……"

他大笑着,头盔在一阵阵地抖动,"两个卫星上肯定都有生命。 某两颗卫星上都产生了生命,可能源于巨行星的潮汐引力。然后就是进化了,两颗星球以陨石风交换着孢子,进化出了两个即平行又交叉的世界……"

他不停地说,我一点兴趣也没有。我是来这儿猎鬼的,不是来考 古的。

我坐在那儿休息,直到他起身 带路,将那片废墟留在了身后。

又过了一"夜",在沙坑中半睡半醒。然后是无边无际的平原上的一"天"。

那座该死的桥看上去还是那么 远。在我们经过的一些地方,沙子 都凝结成了玻璃渣;走过的时候脚 被扎得生疼。

除了聊天外我们无事可做。

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拉什在吹牛, "要知道,我一直奇怪为什么委员 会对我们这些猎手那么好心。现有 体制下,你根本就别想变老或者变 富。种族决定一切。被人操纵利用 的感觉会很不舒服。但不论怎么说, 那件事都是一项荣誉。"

原来拉什也参加了雪球星上的 银鬼大屠杀。

"雪球实际上是人们发现的第一颗银鬼行星。银鬼数量锐减后,委员会签发了保护令 ——什么保护文化多样性之类的废话——不过他们从来就没打算认真执行这项政策。

"保护令生效的时候,我们已 经在行星轨道上了。我们绕着鬼穴 转了一大圈,头顶上还有巡逻队的 飞船。我们根本没管巡逻队,直接 就杀了进去,任意开火,最后在中 心回合。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就 是清点银鬼的尸首。

"从那以后,事情就变成了这样:只要发现鬼穴,猎人们就蜂拥而至。你出生的太晚了,瑞达。"

"经历过那些之后你干嘛还要继续干这行?干嘛要冒生命危险跑到这种地方?就为了最后的几小片银鬼皮?"

"总有一天,世界上会只剩下一只银鬼。我一定要见证他被放倒的那个时刻。要知道,一千多年前的时候,扭曲时空中的鬼穴可是人

类心中不能抹去的一个梦魇。那些鬼穴就像烽火台,像一道横贯银河的长城。何其的雄伟啊! ……现在我们则为了皮毛而猎杀银鬼。"

"谁在乎?银鬼也是食肉动物。"

"他们是共生体。"拉什柔声说,"你太相信委员会的宣传了。"

我们边走边聊,走过了一片像 是灰蒙蒙桌面一样的地区。

拉什拖着沉重的脚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走着。他看上去坚定、自信,好像还有充足的物资储备。

我决心不表现出自己日渐积累 的软弱,只是拿着那把骨质长矛继 续前进。

第三"天"的傍晚,我们终于 到达了桥下。

拉什呼吸沉重,大口的吸着水。 "雄伟啊!"他说,"他们建造了一 座通向天堂的砖塔,这些疯子……"

我筋疲力尽,浑身肮脏,一点也不理解这些生物。大概不到一百步远的地方,粗糙的泥砖堆砌了起来,一步步地升上了天空。

我走近观察。

塔底有一处崩坏,我从那里爬了进去。塔里是空心的,增压服那 低照度的生物冷光灯亮了起来。

我抬头仰视,一条隧道在我的 头顶上竖直升起。石墙边的碎石中 发出了点点的金属反光。 我清理开碎石,一个半人高的 立方体露了出来。立方体上只有一 个红色按钮。我按下按钮,立方体 便魔术般的升了起来,底部发出玫 瑰色的闪光,就像银鬼的飞行器一 样,我避开了冲击波。当我松开按 钮、立方体又掉了下来。

很明显,这是一架起重板。

墙里还埋着另一架,更远处还 有一架,再远的地方还有。

"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是怎样让城堡飞起来的了。"拉什说,"我们也知道这座桥是怎么建造的了。"他站在我的身后,增压服上散发着绿光。他用拇指在霉化变软的砖上划出了一条小沟,里面露出的东西闪烁着古铜色的光芒,"不是金属。"他说,"也不像西利建材。"

"也许这才是这座桥本来的样 子。"

"嗯。两颗卫星间不可能稳定 到能架设一座砖桥;任何一点潮汐 力偏差都能将砖桥撕碎。里面肯定 有更先进的东西——也许两颗卫星 的轨道也被调节过……砖桥只不过 是个掩饰,肯定是当地居民在调停 之后才加盖的。"

"什么调停?"

他叹了口气,"想想吧,孩子。 理解一下你所看到的事物。想象一 下两颗卫星间的持久战争——"

"为什么要打仗?"

"这无关紧要。也许就是因为 它们是两个相邻的世界、要看谁更 强一些?最终,两颗卫星都毁了, 只能作为持久战争的布景——直到 和平捍卫者发出那种血红色光线, 真空能量辐射将所有的武器都变成 废品。"

"和平捍卫者?你说银鬼?"

"嗯,很有可能。"他说,"尽管这不是银鬼的典型行为。这种解决方案很严苛:封锁一切技术,隔离两个文明……多自大啊。都有些像人类了。"

讨论银鬼一些与人类相像的行为让我觉得不舒服。"这些起重板 是怎么回事?"

"某种程度上这也说得通。" 他说,"从管闲事的银鬼的角度来 看,这只是一项帮助幸存者重建家 园的技术——一项不能转化为武器 的技术——不过看来效果并不好。" 他微微一笑,"相反的,幸存者们用 这项技术建造了这座变态的大桥。"

"这对我们找到银鬼有什么 用?"

他似乎对这个问题很意外,"这 里根本没有银鬼,孩子。"

……当然,他是对的。银鬼每 到一个新世界都会大量繁殖。真有 的话我们早就见到了。我早就该知 道了,我想我只是不愿意面对这个 现实:冒了这么大的风险什么都没 有得到。

我跌坐在一堆碎石上,浑身无力。

回顾一下这些天, 我看清了拉

什的策略。仿佛是他设计了这整个情境,一个大圈套。他一直等到我们到达桥下,等我达到疲劳的极限,然后在这个疯狂的地方,让我因为狩猎失败的失望而崩溃。

然后他再使出致命的一击。

他挥舞着长骨头,毫无预兆地 直击我的头顶。

我赶紧弯下腰,骨头打在了墙上。"拉什——"

"公事公办、孩子。"

我的心狂跳不止。我不住地后退,最后靠在了墙上,"你找到了想要的东西,真空能武器,是不是?"

"不是我们一开始打算的东西, 不过要是能离开这颗卫星的话,这 也能赚一大笔。"

"但是你并不需要杀了我。" 我哀求道。

他点点头,"你更有杀我的动机,所以我才要先下手。"他说地很慢,就像在教导幼儿一样。他举起骨头,彭大的关节朝上,就像拿着一根棒球棍。他一步一步地向我走了过来,步伐圆滑而有力。

在他的冷静自信面前,我感觉到自己的软弱。他之前就比我强, 一直如此;现实的逻辑就是,我无能为力。

绝望之中,我跳上了起重板,按下按钮——感觉就像跳上了一块冲浪板。

我迅速的上升,超过了他的大 棒所及。我太快了,他根本没反应 过来。年轻的优势。

但是很快,拉什就从墙里拉出 了另一块起重板,在黑暗中追了上 来。

我的起重板不断地加速,不时 撞上砂纸般粗糙的墙面,。拉什散 发着绿光紧随其后。

我们就这样不断地上升,就像两个竞速冲上天堂的死人。

大桥在行星尺度上是弯曲的, 不过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条笔直上 升的隧道。我能看到的就只有周围 砖墙上闪烁的生物冷光,随着我不 断加速,飞逝而过抛在身后。

拉什想通过心理战打败我。

"想想吧,瑞达。"他声音温柔,"他们带着泥砖来到这儿,这个工程一定持续了好几代人的时间。多么的壮观!他们放弃了一切——荒废了农场,将生物圈破坏殆尽……你知道吗?两边的生物一定是一起开工的。最后,战争变成了他们的世界中最重要的事。比生命还重要,比种族的延续更重要。"

"疯子。"我低声说。

"啊,我们也曾经建造巨型工程,以早已被忘却的神的名义,发动过大规模战争,我们又有什么区别?我们的银河系大扩张又怎么说?这难道不是一场宏伟而荒唐的运动?一个疯狂的关于宇宙命运的幻想?你觉得我们和谁更像?好战者?还是和平捍卫者?"

我筋疲力尽,紧紧地抱住急速 上升的立方体。

他那油滑的腔调不断地出现在 我耳边。

"你永远也达不到海莉的期望,小瑞达。你明白这一点,不是吗? 不需要觉得自己失败了。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你妈死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

"闭嘴,拉什。"

"我见证了她的死亡——"

"闭嘴!"

他安静地等待着。

我知道他正等着我,但我还是 忍不住说,"告诉我。"

"她是背部中枪。"

"谁干的?"

"这不重要……她死于狩猎中, 正在追逐着她的猎物。她的死没有 什么不名誉的地方。说不定这正是 她所期望的死法呢。我们就是一帮 贼,你看,我们这些猎手都是。不 用为此伤心。"

"我没觉得伤心。"

"那是当然啦……"

他的冷光靠得更近了。

我闭上眼,海莉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

动动脑子。总有解决的办法。

我松开了按在按钮上的手指。 起重板晃动着停了下来。"做个了 结吧。"我喘息着。

现在他不说话了,他的每一个 字都已达到目的。他离得更近了, 绿色的冷光掠过墙面。

我又按下了按钮。

起重板开始上升,在我的脚下 形成了一片深红色的薄雾。

拉什一头扎进雾中,他还紧紧抱着起重板,但是起重板却一下子碎裂开来。他在空中停了片刻,略微上升,随后就开始与那些碎块一起坠落。

我坐在那儿,等到我的心不在 狂跳。然后再开始追赶正在下落的 拉什。

## 鬼穴

"我落得很慢。"拉什一边观察一边分析,"低重力,高空气阻力。你可以将我拉上你的起重板。但你不会那么做。"

"得了吧,拉什。公事公办, 正如你所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些起重板从真空能库中获取能 量——"

"在它们下方的冲击波里真空能变成负的,我刚好撞上去,是吧? 是吧?所以,我们都要死在这儿了。"他挤出一个微笑,"讽刺啊,你不觉得吗?最后我们终于团结协作杀死了彼此。就像那两颗卫星上的居民。"

不过我又有了个想法:"也不一定。"

"怎么讲?"

"假如我上升到石桥的星球重力平衡点,然后在外墙上轰个洞出来。波普也许就能够看到我然后来接

我。我一定会离低能级区域远一些, 这样货槽兽飞船才能安全接近。"

"那些防御飞行器怎么办?"

"它们一定只是在低空巡逻。 也许中间点应该会离两颗卫星都够 远,它们不会被激活的。"

他想了想,"到那儿还需要几 天的时间。不过可能行得通。你和 你妈一样实用主义,小瑞达。我想 这次是你赢了。"

"也许是双赢。"

一阵沉默后,他冷淡地问:"我 得求你吗?"

"等价交换。"

他叹了口气, "有人看到了一 大群齿槽兽。野生的齿槽兽。"

我吃了一惊,"野生的?"

"这些齿槽兽还在外太空游荡。 不过,它们的某些行为特性显示,它 们已经回复到最初始的状态。它们 以为自己正在原始海洋里游泳……"

我深吸了一口气,"还没有人 猎过齿槽兽呢。"

"这一定会是一大荣耀。就像过去的好时光。海莉会为你骄傲的。"我几乎可以听到他的笑声。

我对这项交易很满意。我已经 打败了他;没有必要彻底毁了他。

至少目前还没有必要。在知道 谁杀了我母亲之前还不行。

我们争论着分成的比例,朝向 光线坠去。₩

【责任编辑:水龙吟】

124